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一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一

朱桃椎

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絶俗結廬山中嘗織十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茅茨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亜被孫登之笑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隱臥茅茨之間志想青雲之外逸

世上之無爲亦處物之高致若乃覩余庵室終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壁則崩剝而通風櫓則摧頹而寫日是時閒居晚思景媚青春逃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三徑琴置一絃散誕池臺之上逍遙巖谷之間逍遙兮無所托志意兮還自樂枕明月而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爲心翫琴書而取樂谷裏偏覺鳥聲高鳥聲高韻盡相調見許毛衣眞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乍緩急向我茅茨

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草長階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功名立也不須高總知世事盡徒勞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殞二桃

王福時

福時高宗時雍州司功參軍坐子勃殺官奴曹達左遷交阯令

許敬宗謚議

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

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爲定

錄東皐子答陳尚書書略

東皐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於東皐自號東皐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

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亾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亾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王顧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

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亾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於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二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兹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已來未遑及

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
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出爲胡蘇令歎曰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
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亾其五篇續詩續
書各亾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
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
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
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
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兹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

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乎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篇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氏本末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

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太宗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杜房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亾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

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杜房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

所願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
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
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
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
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
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
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
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
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

易失朕所以違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元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

里不求宦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
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
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
朕以卜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
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元宗實陳王道
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
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
昔伊尹負鼎於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
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

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幷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葢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書郎遷給事黄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閒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洛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

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

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

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

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

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

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

何如子明曰占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為斷

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捨蓍而歎曰當今大

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其不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亾朗曰不載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亾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

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聖大賢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皇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苟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大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百六十六年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

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

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

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

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路平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

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怠仁壽四年甲子

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子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乎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張昌齡

昌齡冀州南宫人第進士貞觀中補長安尉出爲襄州司戶後爲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

對刑獄用捨策

問元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

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
在於宏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方知削兹三尺尊循五
禮幸陳用捨之宜以適當時之要
對兩儀亭育聚嚴刑於積陰四氣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
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
嬀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鍰之典
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階資粉澤而宏風俟德刑而振俗
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罭不施奔鯨之害斯兆
縱使業優卷領道邁會巢齊飲豕於鵜居絕往來於犬吠

猶未可長懸三禮永擯五刑削玆噬嗑之科專行忠信之薄況今時推纂聖運屬升皇猶勞丹浦之誅尚漏青邱之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詳刑共春官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刀鋸於凶魁休甲兵於原野然後施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嬀黃追風火燧渠魁未滅豈得輒議寢刑中嶽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

對高潔之士策

問惟堯則天全潁陽之節惟禹奠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潔之士出於盛明廉恥之賓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

前古貞遁不聞風軌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祕於往辰將奔
競之徒頓騁於玆日緬懷長往有懵深衷貯聽離賢以祛
心疚
對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濬畝劬勞滄州有肥遁之
客是以北荒孤竹甘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翫林泉而恥
漢此葢爲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寧動少微
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飛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旄頭而
作傅自大君有命遠頓天紘盡岩穴之英奇總濠梁之遁
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稱荷

篠三事大夫恥觀䣭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謠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眞隱不獲全其高淳風所偃幽貞不能固其節麏卯時性鱗鳳所以呈姿山林不天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士亦感類而相從調飪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臻援手之仁薪槱兼濟有助興王之道謹對

崔知悌

知悌許州鄢陵人貞觀朝官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佐裴行儉平突厥有功終戶部尚書

灸骨蒸方圖序

崔知悌

夫含靈受氣稟之於五行攝生乖理降之以六疾至若岐黄廣記蔚有舊經攻灸兼行顯著斯術骨蒸病者亦名傳屍亦謂殗殜亦稱復連亦曰無辜丈夫以癖氣爲根婦人以血氣爲本無問少長多染此疾嬰孺之流傳注更苦其爲狀也髮乾而聳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塊或腦後近下兩邊有小核多者乃至五六或夜臥盜汗夢與鬼交雖目視分明而四肢無力或上氣食少漸就凥羸縱延時日終於殪盡予昔忝洛州司馬嘗三十日灸活一十三人前後差

者數踰二百至於狸骨獺肝徒聞曩說金牙銅鼻罕見其能未若此方扶危拯急非止單攻骨蒸又别療氣療風或瘴或勞或邪或癖患狀既廣救愈亦多不可具錄略陳梗槩又恐傳授訛謬以誤將來今故具圖形狀庶令覽者易悉使所在流布頗用家藏未暇外請名醫傍求上藥還魂返魄何難之有遇斯疾者可不務乎

賈敦頤

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爲滄州瀛州刺史永徽五年轉洛州卒

謝參法師戒法書

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純陀之供法無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爲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無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宏道爲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爲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染於名利者哉仰惟宿植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識十二部經獨悟眞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收至文於百代之後探元旨於千載之前津梁庶品不皦不眛等施一切無先無後頣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蠶絲之

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禮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滯無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去取義涉有無不能卽入邪而入入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譬涉海而無津猶面牆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無上道心一念破於無邊四心盡於來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作爲喻始知如來之性卽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爲無得忽以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

恩無量歡喜然夫檀義攝六法施爲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宏慈利物雖類日月之無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闡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在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與須彌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垂止休宜謹遣白書諸無所具賈敦頤等和南

王義方

義方泗州漣水人舉明經貞觀時授晉王府參軍直宏文

館累擢著作佐郎顯慶時遷侍御史坐劾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秩滿家於昌樂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年五十五

劾李義府疏

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君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秉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參知政事李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端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

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下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啟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請重勘李義府致死畢正義奏

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鳴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今年歲首自雲陽縣丞蒙擢授著作佐郎極

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侍御史濫膺憲臺之雄職顧視踰涯殞首非報雅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今李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繼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遼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臣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

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審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

祭海文

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二目錄

劉祥道

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少襲爵樂平縣男累遷黄門侍郎進封陽城縣侯刑部尚書龍朔三年拜右相轉司禮太常伯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請以三公備亞獻奏

准禮封壇舊儀當以奉常卿爲亞獻昔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爰至兩漢尚書秩卑亦以九卿行事自魏晉以降

事歸臺省九卿皆爲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三公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言而忘故事也

陳銓選六事疏

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簡擇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

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筲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但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一

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

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二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濫於三學誘掖之方理

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三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四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

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五

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其六

僧道拜君親議狀

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原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元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郝處俊

處俊安州安陸人貞觀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總章中拜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儀鳳四年拜侍中遷太子少保開曜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

郊祀議

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祀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祀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郊嚳夏禘黃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鄭元注云帝者祭天圜丘郊者祭上禘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元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顧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

僧道拜君親議狀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黼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是以紫氣眞容元猷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流仙侶萃萃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貫陰陽道包眞俗恩霑動植尚荷亭育之慈澤被生靈

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迂誕事如右金吾衛議中彈旣捐眞典便虧四大徧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愜彈曰議不拜人殆將大半令云庶寮允愜何其謬歟抑亦垂範將來謹議

裴行儉

行儉字子約絳州聞喜人幼以蔭補宏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儀鳳中以才備文武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爲定襄行軍大總管討伏念以功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

諡曰獻中宗立再贈揚州大都督

討西突厥兵事疏

吐蕃牧擾干戈未息敬元審理失律喪師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此差使往波斯冊立卽路經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

張文琮

文琮貝州武城人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永徽初徵拜戸部侍郎出爲建州刺史

太宗文皇帝頌

赫矣神武繼期作聖下括九圍上齊七政業統文武勳邁高光何險不濟何患不攘士女胥悅篚厥元黃斯物之至昭於我皇我皇覆育資生懷造配堯登唐攘周在鎬翕受敷施明徵定保允神厥德方清帝道帝道欽明天下和平三時不害百穀以成我庾斯積如坻如京既富而敎訟息刑清

下建州敎書

春秋二社蓋本爲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以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

可以邀福

張文瓘

文瓘貝州武城人貞觀初舉明經累遷水部員外郎出爲雲陽令龍朔中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拜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遷大理卿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

諫造蓬萊上陽宮疏

竊惟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

解戶口減半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旣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搆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

唐臨

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貞觀中累轉黃門侍郎高宗立爲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劾封德彜奏

臣聞事君之義盡命弗渝爲臣之節歲寒不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德彝操履無聞輕險有素往在隋代恩遇已深苞藏姦忒密懷梟獍叶同大憝傾覆國經論其悖迹合從遐棄幸逢寛政復蒙收錄策名藩邸陳力周行位至鼎司恩隆胙土無心報効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寘於常典理合誅夷但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謚未正嚴科罪既彰露宜加貶黜豈可仍疇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勸沮

劾杜如晦奏

臣聞樹德立功允應高秩之賞干紀逆節必加夷滅之誅苟違斯道實虧政理如晦昔陪藩邸頗効微庸出震惟新參謀帷幄遂得爵分茅社位踐台衡然而機鑒未充周慎多爽昧貽厥之嘉猷闕義方之明訓其子逆賊構荷等並稟氣凶悖早挾邪謀深禹山之同惡甚玁狁之連禍徒邊棄市既伏其辜食采疇邑猶均雨露昔石碏純臣早爲子厚之所日殫忠謹先加弄兒之罰皆所以防萌杜漸安國全家如晦識滯生前愆遺身後舊榮昔寵已忝冒於曩日削土除國宜申法於今辰

議蕭齡之罪狀奏

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旣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

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多於刑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旣處法官敢不以聞

李義表

義表貞觀十七年官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

登耆闍崛山銘

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爲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隨世安上作

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二
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
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
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
峯岾遺趾於巖阿其四參差嶺嶂重疊巖廊鏗鏘寶鐸氛氳
異香覽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岡馳大唐之淳化齊天
地之久長其五

司馬太貞

太貞河內人貞觀十四年官瓜州司法參軍

紀功碑

昔匈奴殄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泯清馬伏波樹銅柱之迹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殊方莫不騰茂實於千載播芳猷於萬古者矣闕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萬國調玉燭以馭兆民濟濟衣冠煌煌禮樂車書順軌扶桑之表俱同治化所沾濛汜之鄉咸暨苑天山而池瀚海内比戶以靜幽都莫不解辮髮於稾街改左袵於夷陋高昌國者乃是西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晉室多難羣雄競馳中原乏主邊

隅遂隔問屆我於薾多拔王磨局至吟靡遺啟政自皇威
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
譯之往來肆豺狼之心起蜂蠆之毒若德聚庶賊盛無已
聖上愍彼蒼生申茲弔伐乃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
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
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
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張行
天罰但妖氛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
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

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郎將李海崖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史王進威等並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里絀所未盡旬月尅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川谷蕩薄衝梯蹔整百櫓冰碎機檜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月長戟彗雲霓自秦漢出師未有

如斯之盛也班定遠之通西域故跡罕存鄭都護之滅車師空聞前史雄圖世著彼獨何人乃勒石紀功傳諸不朽其詞曰

於赫大唐受天明命化濟得成功寧山境荒服猶阻夷居不定乃拜將軍殄玆梟獍謀六奇動思羣雄逞力陣開龍勝營闕 庶星光旗明日色揚旌塞表振威西極峩峩峻嶺眇眇平原塞雲暝結朝風晝昏長紀洛雪高樹闕 今據銘功讚德

裴宏獻

宏獻貞觀朝官蜀王司法參軍

除斷趾法議

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爲六刑減罪在於寬宏加刑又如繁峻

陳宗裕

宗裕貞觀時人

勅建烏石觀碑記

烏石峯丹泉觀乃何太守諱志遠祖宅故基距宅後數百

步來脉山腰右峽處古仙客結有廬菴一所方士之耽幽攬勝者往往棲跡其間名曰黃蜂山居晉永嘉中旌陽令許遜字敬之者去職歸眞亦自廬菴居止日遊於何遠公故宅處攬其勝境左有藥水靈泉右有丹崖翠壁前有幽竹森羅後有蒼松挺秀且輕煙散彩薄霧呈祥山鳥朝歌漁燈夜燦詩曰偶來奇絕處倏忽悟元關藥水龍沙近丹崖咫尺間圖分八卦定鑪成九轉還遠翁相慨賜逍遙非等閒不數日許君拜候遠翁欲募其故居山圃遠翁慨然允曰僕亦乏嗣日後可付棲神許君遂改遷茇廬於其處

燒丹煉汞至寧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午時許公舉家拔宅仙去南宋永初中徒裔萬太元號石泉者分寧人也復尋故居結廬居之遂開緣募化十方始搆巍殿三重塑繪許公聖像尸位其中首枕岐峯之巔簾捲西山之雨獅沙左抱象躍右纏元徽中石泉年九十零日治其殿廡遺址合其生旺歸垣語人曰吾法嗣後代必有大興於此者翁年百有三歲復隱匡廬傳弟子許上期號中山中山弟子張開先奇才茂著穎悟不凡文生五臟錦鋪六腑纘述許祖遺傳操煉金丹符秘上能轟雷致雨下能治病驅邪於我

朝貞觀中盛夏之時洪州數月不雨高阜者有力無施魃鬼肆殃低窪者掘井莫救蝗蟲損耗當事徬徨人民憔悴各憲臺焦勞無計出示曉諭徧請元流法士期求未效一日張開先奉誦皇經頓然神倦隱几而臥見一道者元冠羽服揮麈而言曰開先開先豫章人民難星將滿爾道當興速宜出救謹聽吾言醒覺是夢曰此許祖指示吾當出救次早負劍往省潔齋登壇書符咒水不三日轟雷掣電驟雨傾盆蝗蝻盡殞苗乃浡興屬官申帝召入對從容便殿語及前事聖皇大喜敕賜紫垣洞天仙侶掌陰陽法教

都紀之職敕建許祖旌陽寶殿崇高三丈六尺廣六丈深四丈其後三清殿高四丈廣深俱同前殿規模於貞觀己丑四月己巳落成是歲八月庚午塑像閱三載黝堊繪飾咸備題其額曰旌陽寶殿洞青天宮余奉詔督造工成開先請余文以記之彼樸記之也余觀其地奇絕勝幽叢翠羅列巋然偉拔仙蹟非虛太元啟之於前開先繼之於後若非仙蹟綿衍神靈協相其何能復振之於今日以植元教於萬年闡宗風於奕世乎庸書以爲記

史仲謨

仲謨貞觀十四年官越王府東閤祭酒常州長史

後漢溧陽侯史崇墓碑頌

隋末大亂避地閩越碑壊再立其頌曰

山嶽降精川瀆耀靈猗歟史氏世濟其英忠言允塞嘉猷有聲從容燮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唯言是聽王室斯頼諸侯以寧内侍帷幄外典專城爲政以德察獄以情化俗草偃溪谷風清金相玉質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勞不憚視險如夷忘身逐叛駉頌美魯青蒲安漢執簡書僁姦邪逃竄匪君之忠孰能戡亂在昔隆漢

姻婭皇家惟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腰佩
兩印綬帶雙緺何彼襛矣常棣之華如珪不玷似玉無瑕
節之以禮儉而不奢篤生我侯英略備舉有藝有才能文
能武孝以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侮執鋭破堅
斬馘滅虜截彼長虵殲斯猾豎策賞廟堂書勳王府功成
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在溧之滸
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菼揭揭麀鹿麌麌禾役秭秭原田
膴膴俯營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還珠去虎子民輯悅
建茲城宇大廈耽耽聽政之所祠堂石殿生靈攸處凡春

秋分祭祀不阻

閭邱允

允貞觀時官台州刺史

寒山子詩集序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爲寒巖每於兹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内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贈遂促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

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沈而思之隱況道情凡所啓言洞該元默乃以樺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邨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允頃受丹邱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袪殄乃謂允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

保護允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跡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言訖辭去允乃進途到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允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衆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見在何

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
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廚中僧引允至
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迹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
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
樂遂至廚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允便禮拜二人連聲
喝允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陁
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
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允
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置

允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唱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并邨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但允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菩薩遁跡示同貧士獨居寒山自樂其志貌悴形枯布裘弊止出言成章諦實至理凡人不測謂風狂子時來天台入國清寺徐步長廊呵呵撫指或

走或立喃喃獨語所食廚中殘飯菜滓吟偈悲哀僧俗咄捶都不動搖時人自恥作用自在凡愚難值卽出一言頓祛塵累是故國清圖寫儀軌永刼供養長爲弟子昔居寒山時來兹地稽首文殊寒山之士南無普賢拾得定是聊申讚歎願超生死

尹伊

伊一作若太宗朝官坊州司戶

勘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判

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裹

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

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判

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此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

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

邢文偉

文偉滁州全椒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以直諫授右史

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内史

坐善宗泰客貶珍州刺史會他使者至文偉内悸自經死

減膳上書

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參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以發揮聖智使濬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微申減膳